

嘉靖惟揚志

地 220.101
1275
部 = 6

嘉靖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詩文志

郡人盛儀

諫說對書箋疏表議

皆臣下告君之辭也



說吳王

鄒陽 齊人仕漢吳王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閉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強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一

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四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氏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驚

鳥繫百不如一鶚夫全照之時使力鼎士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什濟北囚第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

詩文

推揚志卷之三

二

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說吳王

枚乘

字叔淮陰人仕至弘農太守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

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
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
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
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
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
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
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
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
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
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三

冷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
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
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
如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
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
基絕其胎禍有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
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
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搔手可拔
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夫磨礪砥礪不見其損

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紱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復說吳王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羗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盛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羗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四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吾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劔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圜守禽獸

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
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
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其半不然漢知吳之有
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
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饒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
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
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
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
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
詩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三
五

願大王熟察焉

三仁對

董仲舒

廣川人江都王相

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
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
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羞之况設
詐倖功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
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
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
其比三王猶珷玦之於美玉也

諫伐閩越

淮南王安

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
外之地剗髮文身之人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
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
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
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
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
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
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
習於水閉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
詩文

惟揚志卷之三

六

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
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
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者視
之若易行之甚難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
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
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
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
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
登民時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惠振救之得
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

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輻而踰嶺拖舟而入水
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多
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毆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
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
而災氣爲之生也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
蛇蠱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
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第
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
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
詩文六

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
存其亡國達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
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
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
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矣臣聞天
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
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
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夷狄之地何足以爲
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
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罷鹽鐵議畧

萬生 魯文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
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
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
郡國有鹽鐵酒權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
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
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
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
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
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一 八

用費哉

陳事書

劉瑜 字季節廣陵人侍中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不給
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
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
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
泣血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
誠願陛下且以湏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
天曷爲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

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踈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姊妹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營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其道則水旱為并詩有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况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青行路之言官畧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一

九

况乃群輩咨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竒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伐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見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

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及開東序金滕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臣恫恫推情言不足採懼以觸忤征營惛悖

荅北虜西氏爲患之問

華譚

字令思廣陵人
晉散騎常侍

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擇才宣明巖穴垂光隱滯俊乂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王化克舉是以臯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重漢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十

遠夷折節今聖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無外戎旗南指江漢席卷干戈西征羗蠻慕化誠闡四門之秋興禮教之日也故髦俊聞聲而響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高館以俟賢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饑渴用人疾於應響杜佞諂之門廢鄭聲之樂混淆六合寔由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

荅綏靖新附吳人之問

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
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
命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
謂蜀人敦慤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
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
翔閭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伯致以威風輕
其賦歛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爲人臣者也

荅綏來匈奴羗氏之問

臣聞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
一八紘綏盪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斐然雖復被髮之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三

十一

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
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成周之盛未免獫狁爲寇雖
有文德又須武備備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
人常誠無謂罷武庫之常職鑠鋒刃爲佃器自可倒
戢干戈包以獸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於樂休風未
爲不泰也

荅法令應有損益之問

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禪讓以光政或干戈
以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寧俗其歸一
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

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形殷周之隆而甫俟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樂交通凡人脩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

荅宜搜出群卓越才賢之問

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盡無卓越雋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十三

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折難見遠數難覩故堯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顯殷湯革王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剖符於千里巡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巖穴之感賢雋之出可企踵而待也

請興禮學疏

戴邈

字望之廣陵人尚書僕射

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夫禮學是以古之建國內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

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裴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今末進後生日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嘆也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又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游之子未必有斬將奉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隸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一

十三

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道喪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

封建疏

劉頌廣陵人

自魏世法禁寬弛積之在素陛下欲更張之未可遽革然矯時救弊亦宜以漸譬猶行舟雖不橫截迅流

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臣聞為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帶京邑包藏禍心者其勢不獨足以有為其濟此甚難陛下宜於達古今之士深其籌之周之諸侯有罪身誅而國存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宜反漢循周則下固而上安矣

弛鹽禁議

甄琛無極人後魏河南尹

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蓋取諸以時不使戕賊雖置有司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民父母而吝其一物者也立官鄣護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宜弛禁與民共之

諫用鄭普思

李邕

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轉議今普思猥見驅使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治天下惟陛下省察

救李邕疏

孔璋

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殞身

詩文

惟揚志卷之三

十四

不祈生北郭碎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士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彊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之調患家無私聚今坐賊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能之慈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十五

請夫戍邊自贖表

温氏

李邕妻也

邕少習文章疾惡如讐不容于衆邪佞切齒諸儒側目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啻十載歲時歎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邕獻牛酒例蒙恩私妾聞正人用則佞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無一毀天意暫顧罪過旋生諺曰士無賢

不肖入朝見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責便繫牢戶
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惟更是聽事生吏口
迫邕手書貸人蠶種以爲枉法市羅貢奉指爲姦賊
于時甌使朝堂守捉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爲聞泣血
去國投骨荒裔末無還期妾願使邕得充一卒效力
王事膏塗朔邊骨糞沙壤成邕夙心

議江淮河洛轉運便宜

裴耀卿

字煥之絳州人
江淮轉運使

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
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碍須停留一月以上

詩文

推揚志卷之三

十六

三月四月以後始渡淮入汴河亦乾淺又停留至六
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停一兩
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
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
皆轉雇河師水手更爲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
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
入黃河即于倉內停貯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
洛即于倉內安置爰及河陽等倉節級取便例皆如
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即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
憂欠耗比于曠年長運利便十倍今若且置武牢河

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為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船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

請減江淮水運收脚價于緣邊州郡儲蓄軍糧

議畧

陸贄

字敬輿嘉興人宰相

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米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禾比與常時米貴加倍曠度匱乏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十七

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為京邑所賤今據有司月估每斗只糴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南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

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聞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荐饑當崔造作相之初徵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運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途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及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運米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况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關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為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又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之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勾和糴五斗比較即

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畧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墮末制不貴功于當代不流患于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庶近于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于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十九

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于漕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錢六十四萬貫如節級所減運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于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糶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以上用利農人其米便于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糶臣

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今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邠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于當處時價之外更加十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聽于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絕綿四色即作急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歛藏向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二十

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絕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蓄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值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斗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于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

用待收糴畢且所糴數并收貯處所聞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支用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

請立繼儲疏

吳及 字幾道通州人直昭文館知桂州

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愛而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於此謂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既兼親賢然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為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宮中有子矣

淮南鹽通商議

王隨 字子正河南人初知通州仕至平章事

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淝荆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雜以砂土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配徙而莫能止兼運河淺涸漕挽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無屋以貯則露積苦覆歲以損耗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貧困為盜願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

京師置折博務于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約受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糜費風水覆溺三利也昔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贍國濟民無出于此

議鹽城設官督察

吳中甫

宋江淮發運使

楚之鹽城造鹽之場七皆售縣倉亭竈碁列相去且百里掌出約者以倉為主而不出郭郭故私鬻盜販散漫不能禁請分南五場附海七十里命一官督察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三

之俾火伏可見私鬻可禁

舉留胡瑗管勾太學狀

歐陽脩

字永叔廬陵人參知政事

右臣伏見新除國子監直講胡瑗充天章閣侍講有以見聖恩獎崇儒學褒勸經術之臣也然臣等竊見國家自置太學十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四百人自瑗管勾太學以來諸生服其德行遵守規矩日聞講誦進德脩業昨來國學開封府并錄廳進士得解人中三百餘人是瑗所教然則學業有成非止生徒之幸庠序之盛亦自是朝廷美事今瑗既升講筵遂

去太學竊恐生徒無依漸以分散竊以學校之制自昔難舉惟唐太宗時生員最多史冊書之以爲盛美其後庠序廢壞至于今日始復興起若一旦分散誠爲可惜也臣等欲望聖慈特令胡瑗同勾當國子監或專勾管太學所貴生徒不至分散伏候勅旨

論救賑江淮饑民劄子

臣伏見近出內庫金帛賜陝西以救饑民風聞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蓄病死鷄犬不存之處九農失業民庶敖敖然未聞朝廷有所存恤陛下至仁至聖愛民愛物之心無所不至但患遠方疾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苦未達天聰苟有所聞必須留意下民疾苦臣職當言且江淮之間去年王倫蹂踐之後人戶不安生業倫賊殄滅瘡痍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時亢旱今東作已動而雨澤未霑此月不雨則終年無望加又近年以來省司屢令南方欵率錢貫而轉運使等多方刻剝以貢羨餘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賊盜內應省司之重斂外遭運使之誅求比于他方被苦尤甚今若不加存恤將來繼以凶荒則饑民之與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也臣以爲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甚困宜速加惠

不惟消弭盜賊之患兼可以悅其疲怨之心伏望聖
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諸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轉
運并州縣各令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
擘畫賑濟窮民無至失時以生後患取進止

議弛鹽禁

范仲淹

字希文吳人
參知政事

鹽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于商賈未甚有害
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于山澤及商
賈須取之于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于商賈為今計
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
弛禁非所先也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二

諫行青苗法

孫覺

字莘老高郵人
龍圖閣直學士

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
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
莽計羸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
莽時况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
今以農民之絕將補耕助歛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
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
用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具於泉府
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
取疑文虛說以圖治今老臣踈外而不見聽輔臣遷

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正而不行諫官請罪而求去臣誠恐姦邪之人結黨連伍乘衆情之洶洶動搖朝廷鈞直干譽非國家之福也

乞免追理揚州積欠奏畧

蘇軾

字子瞻眉州人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爲積欠所壓臣檢察本州積欠一曰敗闕場務二曰元祐二年大赦已前欠負蠶鹽和買青苗錢物三曰買撲場務少欠課利估納抵產入官四曰元祐元年登極赦書見欠丁口鹽錢及博絹米和預買絹等五曰欠市易錢六曰諸色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三五

欠負並乞依元祐赦住催理內人戶拖欠兩稅非災傷倚閣者亦分二年作四料送納未足而遇災傷者亦許住理六月

乞令揚州稅務免收糧綱稅錢奏畧

本州糧綱稅錢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六州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攔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至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貨物委令擔載專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是金部與轉運司違修刻剥得糧綱稅錢一萬而今朝廷失陷

綱運米三十餘萬石今若依編勅施行不惟綱米可免欠折而商賈全集於京師回路物貨無由復入空綱攬載所獲商稅必倍矣

辯倉法劄子

臣竊謂倉法者一時權宜指揮天下之所駭古今之所無聖代之猛政也自陛下即位首寬此法但其間有要劇之司胥吏仰重祿爲生者朝廷不欲遽奪其請受故且因循至今蓋不得已而存留非謂此猛政可恃而爲治也自有刑罰已來皆稱罪立法警之權衡輕重相報未有百姓造銖兩之罪而人主報以鈞

詩文六

推揚志卷之三十二

二十六

石之刑也今倉法不滿百錢入徒滿十貫刺配沙門島豈非以鈞石報銖兩乎天道報應不可欺罔當非社稷之利凡爲臣子皆當爲陛下重惜此事豈可以小小利害而輕爲之哉臣竊見倉法已罷者如轉運提刑司人吏之類近日稍稍復行若監司得人胥吏誰敢作過若不得人雖行軍令作過愈甚今執政不留意于選擇監司而獨行倉法是謂此法可恃以平治也耶今者又令真揚楚泗轉般倉斛子行倉法轉運敗壞執政終不肯選擇一強明劄運使以辦集此事但信倉部小吏妄有陳情便行倉法臣所未辦也

今來所奏只是申明元祐編勅不過歲捐轉運司違法所收糧綱稅錢一萬貫而能六百萬石上供斛斛不大失陷又能全活六路綱稍數千牽駕兵士數萬人免陷深刑而押綱人員使臣數百人保全身計以至商賈通行京師富庶事理明甚無可疑者但恐執政不樂臣以踈外輒議已行之政必須却送戶部或却令本路監司相度多方沮難決無行理臣材術短淺老病日侵常恐大恩不報銜恨入地故貪及未死之間時進瞽言但可以上益聖德下濟蒼生者臣雖以此得罪萬死無悔若陛下以臣言為是即乞將此

詩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劄子留中省覽特發德音主張施行若以臣言為妄即乞并此劄子降出議臣之罪取進止

議收買浮鹽

朱熠

殿中侍御史

鹽之為利博矣以蜀廣浙數路言之皆不及淮額之半蓋以斥鹵彌望可以供煎烹蘆葦阜繁可以備燔燎故環海有亭戶有鍋戶有正鹽有浮鹽正鹽出於亭戶歸之公上浮鹽出於鍋戶鬻之商販正鹽居其四浮鹽居其一端平初朝廷不欲使浮鹽之利散而歸下于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鹽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私俱困真揚通泰四州六十五萬袋之正鹽視

昔猶不及尚何暇爲浮鹽計邪是以貪墨無恥之士大夫知朝廷住買浮鹽龍斷籠利纍纍竈戶列處沙洲日籍銖兩之鹽以延旦夕之命令今商賈旣不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則是絕其衣食之源矣爲今之計莫若遵端平之舊式收鍋戶之浮鹽所給鹽本當過于正鹽之價則人皆與爲市却以此鹽售于上江所得鹽息徑輸朝廷一則可以絕戎闔爭利之風二則可以續鍋戶烹煎之利

乞罷揚州貢薑等味奏畧

李及

字幼幾鄭州人淮南轉運使

詩矣

惟揚志卷之三

三

揚州進貢第二限糟薑赴六尚貢奉庫今六尚局已廢所進非祖宗朝貢額乞止絕諸路如有似此果木口味之類非祖宗原額乞降指揮更不起發

請展免上供米麥等錢及放免二稅奏

晁公武

宋乾道中知揚州

本路節次承准指揮將人戶稅賦已展免其合發上供諸色窠名等錢斛亦蒙朝廷節次全行放免至乾道六年分上供錢綿進奉天申節銀大豐銀絹等并經總制等窠名錢承降指揮以三分爲率起發存留二分應副本州衮同係省支遣其餘銀物斛斛隨稅

色放免所有乾道七年分合發前項上供諸色窠名錢物斛斛若是全行起發委是椿辦不前兼管屬江都泰興人戶今年所種稻麥各是蟲傷旱澇及遭疫死耕牛稍多若自乾道七年夏料爲頭起理人戶二稅委是難以輸納切恐未稱朝廷寬恤之意望許令本州且依通年體例將合發上件錢進奉聖節銀等土貢物色坊場等錢以三分爲率蠲免二分仍舊起發一分外其餘合發年額上供米麥等錢乞賜全令展免應副本州表同係省支遣及二稅亦乞放免三二年庶幾少寬民力使荒殘州郡少可支梧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

二十九

議減淮南鹽價

蘇頌

字子容泉州人淮南轉運使

臣伏見淮南一路財賦浩繁允藉每歲賣鹽額錢一百餘萬貫資助經費而近歲連併不敷議者咸謂不能禁絕私販侵奪公利而然且瀕海瀉鹵所生而宿亳諸州連接京東西通商地分販者不宿昔而獲厚利雖峻刑不可禁加以私貨美而價賤官貨惡而價貴民間旣利于私易則官鹽無由得行只抑配坊郭人戶及過往舟船如此課額何從而登辦也臣竊聞曩時建言者欲將一路官鹽減價出賣或有欲只減出產州軍價直者臣以謂遠近一槩減價誠未易遽

行且于出產地分通泰楚海州漣水軍及通商隣境
宿毫壽泗等州減定使公私之價不甚遼絕則民間
樂買者必衆而私販自知利薄而重犯法矣

乞田鑿疏

宗澤

字汝霖義烏人東京留守

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者非泊然無
所爲於事也事無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範九疇知
水有潤下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天績用弗成之
患遂因水之性而順道之故天下免乎昏墊而莫厥
攸居茲無他皆堯用禹之力也臣竊聞將士籍籍皆
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衆兵駐劄之本根也商旅

詩文

推揚志卷之三

三

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
士大夫懷忠義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
陛下朝宗之域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寔憂群臣無
遠識見恐贊陛下去惟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
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無所忌憚所以曾暫
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誤被
宸恩差知開封府事今到五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
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
賈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
是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唱爲異議

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輩陰與賊虜爲地耳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農民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勅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示欵謁宗廟垂拱九重之日毋一向聽張邦昌姦邪輩陰與賊虜爲地者之語不勝幸甚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六十九矣眷眷血誠恨其學問荒鄙不能以激忠義之辭仰動天聽臣不勝涕泣痛怛之至

論車駕不可久駐惟揚

張浚 字德遠 綿竹人 魏國公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三十一

近日軍民論議紛然彼得借口爲說者蓋二帝遠在沙漠而陛下迺與六宮端居於此何恠人之竊議願明降睿旨以車駕不爲久駐惟揚之計曉諭軍民仍乞朝廷先措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規恢遠圖

屯淮保江奏畧

浚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虜共矣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向若叛賊得據淮西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陛下其能復遣諸將渡江擊賊乎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令士氣甚振可保

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

論撤兩淮兵備

朱松

字喬年婺源人承議郎

淮淝東南之屏蔽昔人之所百戰而必爭者今皆幸爲我有而無故捐之以資敵非計之得也若彼乘吾之隙長驅以來不信宿而至江津人心一搖則建康雖有甲卒十萬亦將無所施矣且其新民累歲安集亦既有緒今乃一朝而棄之使其老稚狼狽而南來丁壯忿憾而北去其失人心以貽後患抑又甚焉即以宿衛單寡必行今策則願毋庸盡撤而使合肥盱眙兩戍所留各不下三萬人則亦足以固吾圉而折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三

虜衝矣

省費疏

宋興一百七十三年矣自朝廷至四方百司庶府朝夕之所行蓋一百七十三年彌文之事也今天下幅裂海內鼎沸陛下所居曰行宮所至曰行在而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以數路數十州土地之所出欲盡爲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有所廢革臣竊以今日爲能奉行祖宗之故事則可謂之知時變則不可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欲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之事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而

徒示人以弱臣請舉一事而言之國初輿地之廣人材之衆歲放進士不過數十近者陛下親策士於庭釋褐命官近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遇夜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呼其省費之術亦已拙矣他事大抵類此臣願召大臣計百事之費而論定之若曰興衰撥亂之事也則爲之禦寇備敵之事也則爲之任賢使能揀恤百姓之事也則爲之不在此等而涉秋毫之費者一切姑置勿論則費省而國裕矣

論措置兩淮屯田

陳俊卿

字應求莆田人魏國公

詩文

惟揚志卷之三二

三三

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度兵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守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頽頽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掎角以壯聲勢

入奏對

牛大年

江都人通判真州監登聞鼓院

人主所當先者要以天命人心之所繫致念焉夫以人主居富貴崇高之位重而承宗社之託尊而爲臣辟之戴一指意而衆莫敢違一動作而人孰敢議然而天心靡常則可畏也今日士氣亦久靡矣宜體立國之意以振起之夫有扶持作興之意而後縉紳無貪名嗜利之習無貪名嗜利之習而後有持正秉義之操國家之休戚在士大夫而風俗之善惡在朝廷惟陛下爲之振起機括一運天下轉移而風俗易矣

兩淮備預對

汪綱 字仲舉 黟縣人 戶部侍郎

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魯稻足以自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

三十四

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木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爲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曆間中山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筭請錢貸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爲戰關用乃使之共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待更不諳風土豈若土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爲守邪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供又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

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衛之師生養更番勞費俱息

論毀邵宏淵廟

周操 宋侍御史

聖王之馭臣下其功與過兩不相干未嘗以罪沒人之功亦未嘗以功而賞人之過竊聞邵宏淵于紹興辛巳逆亮南侵之際以孤軍邀虜騎于真州境接戰連日遂使揚州居民得免傷殘之害所以真揚兩州各爲立廟出于衆人之公願宏淵豈能以聲音笑貌致之此宏淵之功不可掩者也近宜撫使按劾宏淵于臨替之際妄冒轉補軍中名目等事責降于南安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三五

軍安置此宏淵之罪不可賞者也宏淵立功在前得罪在後兩者各不相干今來臣僚爲王方魏俊戰歿乞立廟旌表以激勸將來死事之人可也至于欲毀折宏淵廟宇臣竊以爲不可若欲爲王方等營一廟食之地非有甚費揚州豈不能辦乃欲折此以建彼於激勸之道似亦未盡所有揚州舊廟乞免折毀其王方魏俊廟徑令揚州別與建造

議復真州瓜洲海陵牝神等壩

向子諲 字伯恭臨江人江淮發運副使

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

唐李吉甫廢牐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起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奏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牐自洪澤至召伯數百里不爲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拯其弊宜于真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于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于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爲瓜洲真泰三河所分于北神相近作一壩權閉浦浦牐復朝宗牐則上下無壅矣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二十二

三六

議立高郵等處隄堰并開新河

陳損之

朝散大夫直秘閣

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茭葑彌滿宜剏立隄堰以爲瀦泄庶幾水不至于泛溢旱不至于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二百四十里隄岸其隄岸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堤以捍風浪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岸亦牢其木亦可備脩之用

請討李全奏書

趙葵

字南仲衡山人兩淮宣撫使判揚州

葵父子兄弟世受國恩每見外夷盜賊侵侮國家未

嘗不為忠憤所激今大逆不道邈視朝廷負君相卵翼之恩無如李全前此畔逆未彰猶可言也今已破蕩城邑畧無忌憚若朝廷更從隱忍則將何以為國欲望特發剛斷名其為賊即日命將遣師水陸並進誅鋤此逆以安社稷以保生靈葵雖不才願身許朝廷如或不然乞將葵早賜處分以安邊鄙以便國事

請修墾田奏

真德秀

字希元浦城人參知政事

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兵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為進取資顧田疇不闢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

詩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三七

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為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為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十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饟皆為精兵

特班奏事

魏了翁

字華父蒲江人同僉樞密院事

一臣比過江上聞去歲淮東抽取戰艦久而不返比又聞沿淮舟師已為沿江抽回萬一有警臣恐江自為江而不恤淮之不守淮自為淮而不恤江之無備彼此牽制有誤疆事又聞淮揚與建康異論襄帥與淮西異論與元與蜀帥異論深慮寘間左右以相伺

察遣人中都以相讒毀此何時也而內外睽離若此
此事所關不小臣每見朝論謂淮東當汲汲儲才以
擬其後其餘帥閫雖當先事儲代今防秋迫近不容
輕易亦宜行下戒論各務體國毋相猜疑以誤緩急
惟陛下與二三大臣早圖之

謝理宗詔興學表

陳垓

閩人知泰州兼
惟淮東提舉

天欲治平觀人文而化下聖有謨訓賜方國以成書
共瞻龍鳳之騰翔孰匪鳶魚之飛躍臣垓中謝臣聞
漢太常之詔以厲賢材唐飛白之書要期忠孝然回
心鄉道謂非俗吏而崇雅黜浮猶待儒宗豈知首善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三十八

于京師爰逮承流之牧守手迹一扎式克欽承風動
四方丕應篚志徧銀菟而賁賚捧寶軸以頒宣君如
此誰忍負之爾之劬民胥然矣茲蓋恭遇皇帝陛下
德性而問學緝熙于光明墨之妙筆之精他無嗜好
言為則動為法聞者作興以風俗之未純迺師帥之
深責奎畫申嚴于訓迪玉音明示于範模臣敢不藏
之校官傳以樂石思皇多士幸王國之克生遐不作
人奉雲章而知勉

條三邊戰守事宜奏畧

錢之望

知揚州

揚州有三城三塘楚有大小清河淮東恃此謂扼虜
來處足矣虜設乘虛自招信盱眙抵淮陰不一日薄
揚州不二日由滁真通泰亦徑至江上彼兩路何獨
不然陛下可無令韓琦范仲淹者通一路險易孰議
之乎且卒饑財匱兵少今日之大患也然而卒欲飽
則財愈乏矣財欲無乏則減兵且不暇其何以增耶
若兵自耕民自戰沿江諸軍各擇地分內閑田種之
而民兵萬弩手用一法給器械較精惰畧計可十五
萬興屯田大兵相參此三路之郭郭也昔韓世忠在
鎮江張浚在建康淮東西便爲屯分大儀天長昭關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一

三九

柘臯虜來則戰豈有定所三衙助之所向克捷近諸
郡修城築堡遣兵更戍犬牙占認尺寸之外胡越自
分如是則誰肯出力會戰於要害之地耶臣觀諸軍
氣習今昔頓殊昔欲戰不欲守今言守不言戰馴致
疾悞十年之外雖守不能矣陛下幸詔諸將復紹興
屯名使如世忠浚輩苦戰立勲憂寐庶幾無令消磨
坐視相盡

論守江戍將

宋文瓚

元人

江陰通泰爲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
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

花山賊凡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五省財賦恐非我國家有矣

復修揚州境內水利奏畧

王恕

字宗貫三原人揚州府知府吏部尚書

看得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源泉止籍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身雖與湖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面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河水輒至淺澁不可行舟若將河身比湖面濬深三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四

尺則雖乾旱亦不阻行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濶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約用九萬餘工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十萬八千餘石及看得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里俱係輓砌隄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漂溺錢糧人命不可勝紀况前項隄岸之外地勢頗低再濬三尺濶一十二丈起土以為外隄就將內隄原有減水牐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舟仍於外隄造淺水牐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可無前患若興此役約用一萬三

千餘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堤椿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三萬餘束造減水牐并改造通水橋洞約用磚石椿木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通泰等四州縣二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修艍客商引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曾挑撈加以天寒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俱用

詩文六

淮揚志卷之三十二

四

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價迥貴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難以遣目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挑濶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得雷公上下塘甸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蹟各有放水攔水牐座年久坍塌遺址見存近年以來止是打築土壩攔水隨修隨坍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牐一座減水牐二座潦則減水不至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

塘共造放水板牖四座減水牖八座除舊有磚石外約用磚石椿木等料價值并匠作工價銀二千餘兩雜工止用各塘見在人夫不必勞民動衆臣雖嘗詢之於衆咸以謂若將此三件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而爲往來軍民無窮之利

請禁江淮漕運官科送等弊奏

唐龍

字虞佐蘭谿人
巡撫都御史

照得漕運之弊利在官而不在軍害在軍而不在官蓋緣有等不才把總指揮千百戶官員往往指以京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一

四三

通二倉及過江過淮與各處打點并公私饋送因而尅減行糧提取輕齎截賣潤耗盜取正米侵欺科歛無所不至其實送人者十之三四入已者十之六七送人之數間有受者亦有不受者不受者亦歸於已而已以致錢糧短少動至掛籌軍士逃亡每告缺伍此實姦弊之大者臣到任以後即會同總兵官楊宏嚴加禁約及通行十二把總等官各務念錢糧至重一毫不許擅動軍士極貧一毫不許擅科已將紹興等衛指揮劉震馬斌等拏問及將別項姦弊以次裁革外臣惟

京師實為根本之地京通二倉又係總會之府方今
聖明在上群幽畢達萬化維新漕規所在

國計攸關前項弊端豈宜復有伏乞

陛下申嚴法令昭布禁防以後京通二倉管倉太監
并官攢斗級人等不許索取常例銀兩與釐兒茶果
等錢在運一應官員不許將銀兩打點酒米段疋紗
羅并各土宜饋送用啓前項侵欺科歛弊端特

勅戶部轉行提督倉場尚書并收糧主事等官都察
院行巡倉巡城御史與緝事衙門各密加司察如有
管倉太監并官攢斗級人等仍前索取常例銀兩與

詩文六

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四十三

釐兒茶果等錢在運一應官員乃用銀兩打點與將
酒米段疋紗羅并各土宜饋送者即便舉發挈送法
司查照律例從重問擬以彰

國法以清漕規即臣與總兵參將赴京議事衣服文
卷之外雖書帕之類亦不許夾帶送人戶部仍每年
一次申明禁約束為遵守庶錢糧可以克足軍士不
致負累矣

嘉靖惟揚志卷之三十二

